

王莽

篡权新圣
雄才暴君
史有褒贬
荒冢难寻

傅鹤年 著



王 莽

(下 册)

傅鹤年 著

中国人事出版社

“太后，您可别提回定陶！朕这就唤王莽进殿，让他给您赔不是！瞧不起朕的亲祖母，就是瞧不起朕！”

王莽进殿，一看气呼呼的傅太后，就知道今儿个这事儿决无可能善了：

“臣王莽见驾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”

“免礼平身！大司马，还不拜见太后？”

王莽挺倔：

“皇上，臣只知长信宫有太皇太后，远条馆有皇太后，不知我大汉还有哪一位皇太后！”

哀帝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傅仙音的火儿腾地一下窜起有三丈多高：

“皇上您听听！这还当着您的面呢！我再怎么说，也是您的亲奶奶，难道就当不起小小的大司马这一拜吗？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备车备车备车！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三爷您随便吧！”

嘭登仓！老太太一亮相，还真有模有样！

哀帝也挂不住了：

“王莽！你也忒不成样了！你怎么能对朕的祖母这种态度！”

王莽躬身一礼：

“皇上此言不妥！您既然过继给先帝，太皇太后才是您的祖母！”

哀帝让噎得打了个呃逆：

“这，这，这……”

傅太后在一边儿扇火：

“过继的又怎么样？过继的也是皇上！连皇上你都敢顶撞，还算什么臣子？”

哀帝受了点拨，有词儿了：

“是啊！你身为朕的大司马，焉能不遵朕旨！难道大司马就是这么干的吗？”

王莽从袍袖里掏出一道奏章：

“臣早就知道自己干不好这个大司马！皇上您瞧，这是臣乞骸骨的奏章，望求皇上恩准！”

哀帝不等他把手缩回去，一把就把王莽的退休申请给夺过来了：

“恩准恩准！朕恩了准了！哎呀，大司马，呃不，从现在起您已经不是大司马了，朕就叫你新都侯吧！新都侯，朕念你在任期间还算勤于政事，特赐你黄金五百斤，车马一套，就算发给你的退休费吧！”

得！这回算是弄假成真了！

有人猜测王莽这会儿一准把肠子都给悔青了。

其实不然，王莽只是没有料到哀帝会这么痛快就恩准了而已！从弹劾董宏那天起，王莽就预感到自己的大司马位子坐不长了，乞骸骨的奏章早就写好了，随时随地准备递上去。

三天以后，王莽正式办理交接手续，接替大司马职务的，是左将军师丹。

师丹接过大司马的印绶，很有些过意不去：

“巨君，其实你大可不必对座次问题那么敏感，如果不是因为在这件事上触怒了傅太后，你的位置还是能够保留的嘛！”

王莽却现出看破红尘的神态，叫着师丹的字：

“仲公想得未免太简单了！自古至今，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就算没有座次问题，天子也不会容王莽久居此位的！在天子眼里，王莽早就是一根钉子了，焉有不拔之理？这总算天子还给王家留了点面子，让我以乞骸骨的方式体面下台，我若再不知趣，谁能保证不会有更令人难堪的手段施出来？真要到了那个

份儿上，可就噉了大瘪子了！”

师丹轻叹一口气：

“唉！巨君看得倒也透彻。其实我们做臣子的，仕途进退本是常事，但无论在朝在野，无论位尊位卑，只要秉着一颗忠心，也就对得起天地良心了！”

“仲公知我！”王莽眼中现出感激的神情：“凭心而论，王莽辛辛苦苦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熬到这一步，也算是不易了，我又何尝不想在这个位置上多发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为国为民干几件实事？但王莽当时实在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！仲公想想，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皇上既已继祧大宗，于情于理，都不宜再顾念定陶旧亲，这也算是给天下做个表率嘛！可是定陶傅太后，仗着是当今皇帝的嫡亲祖母，硬要僭越礼制，与太皇太后分庭抗礼，这是不是原则性方向性的大问题？王莽若不是大司马，万事俱休提起，可谁让我当时还佩着这颗印呢！我要不顶她一顶，由着傅太后胡来，对得起每月这好几万吗？”

喘了口气，王莽接着向师丹掏心窝子：

“王莽这一去，也许一辈子也不会有机会在朝中与仲公共事了！这颗印交给您，您可得仔细掂掂它的份量，它可跟咱大汉江山差不多沉呢！仲公，您可要使唤好了它！”

师丹摇了摇头自己那颗花白的头：

“巨君，师丹无德无能，年岁又大，只怕有负重托！当初皇上登极，念及师丹是太子太傅，有护佑之功，晋我为左将军，赐爵关内侯，领尚书事，我就曾推辞过，如今又命我代巨君为大司马，实在是超出我的能力了！这么着吧，这颗印我权当代你保管着，等哪天上皇上醒悟过来，重新起用巨君，你再把它拿回去！”

王莽苦笑几声：

“仲公，您以为我还会卷土重来、东山再起么？难哪！”

师丹还在一个劲儿地给王莽打气儿：

“那可说不准！皇上不是有诏么，让你留在京师侍奉太皇太后，依我看，这就有戏！只要不遣你回南阳封国，就还有机会！”

王莽真是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心地善良的老爷子，可他知道，师丹这是在安慰他，别说他王莽不可能再担任哀帝的大司马了，就是眼前这位师丹，恐怕也佩不长久大司马的金印紫绶！师丹的脾气秉性王莽很清楚，指不定哪件事上就许能犯龙颜！

于是，他觉得有必要提醒这位老爷子：

“仲公，别替王莽费心了！王莽倒有一句忠言相告，您那脾气，得适当克制克制，要是您还打算把这颗印多佩几天的话！”

师丹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：

“巨君太小看老夫了！巨君以为老夫是那种热衷于功名利禄，为了一颗官印能够出卖良心的人么！”

王莽这时的心情很复杂，一方面，他庆幸自己的继任者并不是那种狗苟蝇营之辈，另一方面，他又实在担心，师丹会真的一条道儿走到黑，干良倔犟，把大司马的位子给弄飞了，落到傅、丁两家那些不上路的玩意儿手里，那这国家可就该糟了糕了！

王莽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。

就在权力移交四个月之后，师丹这位倔老头子果然丢了大司马。

事情还是跟所谓“上尊号”有关。

王莽这一下台，傅太后算是走完了第一步，第二步，就是对哀帝重提“上尊号”的旧议。那天未央宫盛宴，多好的一桌席呀，愣让王莽给搅黄了，思来想去，还不就是因为哀家没有正式任命嘛！不成，这会说什么也得把尊号给奶奶我上上！

哀帝拗不过，也没打算拗，乖乖传旨：

“大汉以孝治天下，朕身为天子，理应为万民表率，做个大孝特孝的样子给大伙儿瞧瞧！朕虽然过继给孝成皇帝，但毕竟是定陶恭王的儿子，歌儿里唱得好，没有天哪有地？没有地哪有家？没有家哪有多？没有爹哪有朕？因此，朕郑重宣布，追尊定陶恭王为定陶恭皇帝，尊定陶傅太后为定陶恭皇太后，尊定陶丁王后为定陶恭皇后，酒干淌卖无！”

朝廷里溜须的大臣、拍马的官儿也是略嫌多了点儿，立刻就有人往腭沟子上招呼：

“皇上英明啊！跟您一比，我们还叫人吗？简直不孝的畜生一群！不过，您既然要尽孝，何不再孝得彻底一点儿？不孝畜生臣郎中冷褒，还有不孝畜生臣黄门郎段犹，战战栗栗诚惶诚恐建议皇上如下：定陶恭皇太后、恭皇后，尊号中的‘定陶’俩字儿应当换换，那是藩国的名称！干脆冠以大汉国号得了！再者，既然是大汉太皇太后、皇太后了，车马衣服，也都应该上上档次，免得外邦来宾笑话咱们！还得为她们两位老人家配备属官，照料里里外外零七八碎的事情……这些属官的职级也不能低，至少应该是二千石一级的！还有……暂时没有了，酒干淌卖无了您哪！”

哀帝瞅瞅冷褒、段犹这两小子：

“就这么些？真没了？要真就这么点儿恐怕伺候太后的差事就轮不上两位了……”

“有，有，还有！”

一听说有希望晋职晋级，俩小子的发条立马上足：

“最要紧的还有一宗大事呢！您应当为您故去的老爷子恭皇帝在京师立座庙，初一、十五的也好让他享受享受烟火。您想啊，您入主未央宫，恭皇太后、恭皇后也跟脚儿晋了京，定陶

哪儿单摆下老爷子一人，多冷清啊，打麻将都凑不够手儿！”

哀帝乐了：

“到底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！你们俩把这意思整理成文，明儿就下有司讨论！”

奏章下到有关部门，大伙儿后悔死了，这么好的主意怎么让那俩名不见经传的小子给先说了！这不又损失一次升官邀宠的良机嘛！赶紧举双手赞成，期待着能在落实这道奏章的时候逮个机会好好表现表现，争取也上调一两级工资！

唯一的反对意见就是新任大司马师丹老先生提出来的：

“怎么着？你们这叫陷皇上于不义！我不同意！”

气喘吁吁，师丹去见哀帝：

“皇上，他们这是害您哪！圣明的君主，是从老天爷那儿淘换来的法子，才制订了礼制。礼制严格，尊卑才能分明，尊卑分明，人伦的次序才能周正，人伦序正，天地才各得其位，阴阳才各顺其节。人主也好，百姓也罢，都是托了礼制的福才各得其乐的。您说这礼制重要不重要！这是用来摆正天与地的位置的，可乱不得！您的祖母、生母，为什么要在尊号中加上‘定陶恭皇’四个字？那是根据礼制来的，所谓‘母从子、妻从夫’嘛！上奏章那俩混蛋，还建议为傅、丁二后立官置吏改车易服，打算跟长信宫王太皇太后同等待遇，这不是混淆尊卑之礼、扰乱上下之序嘛！至于说给定陶恭皇帝在京师立庙，那就更是使不得了！定陶恭皇帝，谥号已经定了，按理不能随便改变。所以礼经上说：老子为士，而儿子当了天子，祭父的礼制应当是怎样的呢？祭礼可以按天子的规格进行，但老爷子照样得穿着士的服装入殓，这不是不孝，反而是尊重父母呢！因为儿子是不能够给老子封爵的。像您这种过继出去，为别支继祧的情况，古时候也不少见，总的原则是应当以继父为尊，继父

亡故，要为他服斩衰的一级重孝三年，而对生父，这个孝期就可以缩短。这是为了彰明本祖、崇重正统呀！您要担心定陶那边没人承继烟火，这纯粹是多余的顾虑，孝成皇帝当年立您为嗣，就想到了这一点，特意把楚孝王的孙子刘景立为定陶王，就是为了让定陶这一支不至于绝后才这么做的嘛！孝成皇帝用心良苦，是想让恭皇帝永远成为定陶国的太祖，万世不毁，这是多么重的恩、多么厚的义呀！您现在算是孝成皇帝的后代了，是大宗的继承人，您要奉祀的，是宗庙、是天地、是社稷！就算在京师为恭皇帝立了庙，按照礼制，以您现在的身份，也不可能亲自入庙祭祀，充其量也只能派些大臣替您隔三差五地上几炷香，意思意思，这不成了无主之祭了吗？况且，恭皇帝在京师的庙，不能算宗庙，只能算家庙，按照汉家规矩，凡是家庙，亲尽当毁，最末了是得毁弃的！您好好盘算盘算，舍去一国太祖万世不毁的祭祀，来就合无主当毁不正的礼仪，这到底合不合您尊厚恭皇帝的本意、初衷！酒干淌卖无……得，我也受传染了不是？”

哀帝听完大司马师丹条分缕析这番话，龙心大悦：

“您说累了吧？快歇着吧！”

师丹口干舌燥：

“累倒不累，有茶您赏臣一盞……”

“茶呀？对不起您了，今儿锅炉房打碱，没烧开水！”

“那老臣告退了，回家喝水去！可把老臣渴坏了……”

师丹哪儿是回家喝水呀，他直奔王莽的府第，兴冲冲地告诉 he 喜讯去了。

怎么来怎么去说了一遍，王莽痛惜万分：

“得，得！我的老前辈！您这大司马算是干到头儿了！”

师丹一翻白眼。

“怎么会！皇上听了我这一通神侃，龙心大悦呢！心疼我，直让我歇着！”

王莽哭笑不得：

“仲公哇！您在官场混了这么些年，怎么还不明白这个？皇上那是不好直说，‘歇着’，照咱们京里街面上的话，那就是让您歇菜！”

“卸……菜？卸什么菜？”

老先生还犯晕呢！

不过他也没晕几天，到底还是醒过闷儿来了，哀帝一道诏书下来，师丹改任大司空，大司马由傅喜继任。

傅喜傅稚游这个大司马也算来之不易，王莽下台之后，本来他是夺标呼声最高的，可他对堂姐傅太后的骄横有点儿看不大惯，没少对着干，傅太后老大不乐意，不打算让他辅政。傅喜也知趣，打报告歇病假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哀帝这才让师丹去接王莽那一摊子事儿，给了傅喜一个光禄大夫的文散官虚衔，又赐黄金百斤，爱吃什么买点儿吃，只要别惹老太太生气就行。

架不住傅喜人缘儿不错，养病期间有不少人在哀帝耳边儿上嗡嗡，说什么傅喜是傅家的贤才，可以跟治鲁的季友、安楚的子玉、佐魏的无忌、扶项的范增等一干古人相媲美，如今正当壮年，不过是为了不遂傅太后的意，就闲置在家，实在是大汉的损失。俗话说百万之众，不如一贤，他傅喜若能位列朝班，那真是为陛下增光，替傅家门儿添彩。

老说老说，哀帝也后悔了，正赶上师丹不识时务，冲撞了龙颜，哀帝想起傅家这位贤才来了，何不命他去接替师丹那倔老头儿的大司马？

傅喜当上了大司马，脾气却一点儿没变，还是时不时地给

堂姐添点儿堵，弄得傅太后没脾气，心里直抱怨孙子哀帝：

“傅家门儿也不是没人了，干嘛单挑上他！这不跟没撤王莽、师丹一样嘛！”

可是生米已成熟饭，傅太后也没法子一时半会儿给扳过来，先这么着吧！好在哀家还有更要紧的事儿待办呢！

什么要紧事儿？大家也许还记得，傅太后给元帝当昭仪那会儿，跟冯媛冯昭仪闹过别扭，差点儿没因为冯昭仪的原故彻底被元帝给冷冻起来。如今总算熬到孙子称帝，不好好修理修理闺中对头，那对得起谁？

冯昭仪的儿子刘兴被元帝立为信都王，元帝一死，冯昭仪就成了信都太后，先是跟儿子一块住在长安储元宫，在成帝河平中年（公元前26年左右）就国去了现在河北冀县附近的信都国，贴饼子熬小鱼儿吃了没几天，刘兴改封中山王，信都太后也就成了中山太后，一家老小又赶奔现在河北定县附近的中山国，好在两地相距不算太远，饼子继续贴，小鱼儿继续熬。许是让鱼刺儿卡住嗓子眼儿了，还是别的什么原故，刘兴在定陶王刘欣被征为皇太子那年回了姥姥家，谥为中山孝王。

中山孝王的儿子名叫刘衍（kàn），在哀帝刘欣登极那年才刚三岁，小家伙先天不足、后天失调，身子骨忒弱，坐下一种怪病，叫做什么“胄（shěng）病”，发作起来嘴唇手脚一齐发青，连指甲盖都变色，怪吓人的。冯太后心疼这个没了爹的病孙子，也顾不得藩国太后的尊贵，亲自担任他的保姆，把屎把尿，喂汤喂水，辛苦之极。一到刘衍犯病，冯太后更是猴儿吃芥末，直眉瞪眼，一个劲儿祷告上苍，也许是心诚感动了上帝，也许是刘衍得的原本就是一种阵发性、间歇性的疾病，反正冯太后一念佛，刘衍就好点儿。

可这也不是常事儿啊！冯太后没辙，就把孙子的病情报告

给了哀帝。哀帝刘欣跟刘衍的爹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对侄子，当然要尽皇叔的关怀体贴之义，便派了中郎谒者张由，领着太医去给刘衍会诊。

张由这人，史书上说他“素有狂易病”，大概就是神经不大正常，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糊涂那种毛病。哀帝也是，派谁去不行，单挑这么一位，这事儿还不砸锅？果然，一行人到了中山王府没几天，张由的老毛病就犯了，不是抱怨招待不周，就是挑剔饮食不对口味，一生气，狂易病发作，给中山小王治病？去他的吧！谁爱治谁治，老子是猪八戒扔耙子——不伺候（候）了！

张由擅离职守私回长安，怎么说也算是重大错误，尚书们不是吃干饭的，理所当然要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张由这下儿可毛了爪儿了：

“我这叫因私废公、抗旨不遵哪！弄不好就是杀头之罪！就算体谅我有狂易病，能免去上头一刀，下头那一刀怕也难以逃脱！”

想来想去，让小子想出这么个损主意来：

“傅太后好象跟冯太后不大对劲，我干嘛不在这上做做文章？对呀！我给他来个恶人先告状！”

张由这阵儿狂易病也好了，比谁都明白，冲着尚书们一翻白眼儿：

“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！你们知不知道本官星夜赶回长安是要事面奏皇上？赶紧放了我！我要进宫面君，报告机密大事！”

尚书们还真让张由给蒙住了，别说尚书们，就是哀帝跟傅太后，也信了张由的那套谎话。

张由的谎话是这么编的：

“臣奉旨去往中山王国，本打算精心治疗中山小王的胥病，可到那儿一看，满不是那么回事！说是中山冯太后用祷告上苍

的办法来减轻中山小王的病痛，哪儿啊！她是借着这个由头祝诅皇上跟恭皇太后您二位哪！祝诅之词，那个恶毒劲儿，臣都没法儿跟您二位学舌！臣就纳闷，冯太后一个妇道人家，好歹也在先帝宫里受了那么多年礼仪熏陶，她怎么会有那么难听的词儿！唉！跟太后您简直没法儿比呀！”

傅太后当时就喷出七八丈的怒火来：

“岂有此理！她还当是斗熊那会儿哪？有人给她撑腰子，尽欺负哀家！现在不是先帝宠她那阵儿了！来呀！给我严厉查处这件大案要案！”

领受这项光荣而又艰巨任务的是御史丁玄，他倒是想好好卖卖力气来着，把中山王国的御者官吏，还有冯太后的兄弟们，好几百口子全都抓起来审问，弄得沸反连天。可惜就是没人招供。

傅太后急了：

“这么重要的案子，弄了好几十天一点儿进展都没有，你丁玄是干什么吃的？不成，得另派得力人手，务必从速破案！”

这回是中谒者令史立捧了尚方宝剑去的，史立琢磨着，丁玄这么弄法是不行，没抓住案子的要害！不是“祝诅”吗？您得在这俩字儿上下功夫哇！

要说史立可比丁玄本事大多了，到了中山王国，先把冯太后的妹妹冯习、弟妹君之以及中山王府的巫者医师全都圈了起来，严刑逼供。没几天功夫，楞给整死好几十人，剩下那些，也都日暮西山，眼看也就要嗝屁着凉。反正就一个原则：不招供就往死里招呼！

这一招还真灵，中山王府的巫者刘吾受不了了：

“我这是何苦！本来是帮着中山太后做做法事，为中山小王平息病痛，捎带着挣点儿零花钱来着，谁想扯进祝诅这件冤假

错案里去了！硬挺是挺不过去了，再说凭什么我给她硬挺？干脆，我招了嘛！”

招？招什么呀？本来就是没影的事儿，怎么招啊？

刘吾有办法，不愧是跳大神的出身，信口胡诌的本事挺专业：

“大人，您甭费劲了，祝诅这事儿小的我最清楚！我告诉您，中山王府有个医师，叫做徐遂成，曾经给当今皇上治过病，就是这家伙，跟冯习、君之俩人嘀咕，说什么当年太医脩氏给孝武皇帝扎针灸，孝武皇帝病好了之后，赏了脩氏两千万，可徐遂成治好了当今皇上的病，都什么封赏都没得到，连个关内侯都没捞着。不如想个法子把皇上杀了，让中山王龙登九五，这样铁定能够飞黄腾达！大人，您说徐遂成他们的心够多黑呀！都说医者仁心，依我看，他们哪有什么仁心哪！简直是一颗贼心！不，是叛逆之心！是狼子野心！是……没安好心！”

史立喜出望外：

“你说的肯定是真话，我相信你！快快快，签字画押，本官要的就是这个！”

拿着刘吾的口供，史立去找冯太后：

“您还有什么说的？刘吾全都招了！您还不补充点细节，也好争取宽大处理嘛！”

冯太后气不打一处来：

“一个跳大神的，说什么你信什么！既然他全都招了，你还问哀家作甚？”

史立也狂起来了：

“看这样子您是不打算说实话了？告诉您，我史立认得您是先帝昭仪、中山太后，手中这把尚方宝剑可是有眼无珠！”

冯太后虽然瞧不上小子的狂劲儿，可他毕竟是奉了圣旨来

的，没准儿真敢来个先斩后奏！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势利小人，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！

想到这儿，冯太后也有点含糊，不再跟他硬抗，可如果屈招了谋害皇上的罪过，也不是闹着玩儿的。冯太后打定主意，任凭史立软硬兼施，她就是不松口！

史立急了：

“哟哟哟！这不是您的脾气呀？想当初悍熊上殿那阵儿，您够多么勇敢啊！今儿个是怎么啦？怎么连这么点儿小事都不敢承认，您那胆子都哪儿去啦？”

冯太后到这儿才算明白！什么奉旨验案，敢情是傅太后那儿搞的鬼！要不怎么连挺身当熊这件前朝秘事史立都门儿清呢！他一个小小的官吏，敢跟藩国太后这么狂妄，没后台怎么可能！

既然是傅太后的主使，这事儿招与不招，甚至说，这事儿有与没有，都只有一条路，死！与其对簿公堂、受尽凌辱而死，倒不如自行了断来得体面。

最后又亲了亲可怜的孙子刘衍，冯太后终于拿出斗熊那股勇气，满满一大碗穿肠毒药，咕咚咕咚，连气儿都没喘，全都灌了下去！

第十五章 南阳蛰居

●“她可死不得！这是重要案犯，得带给傅太后亲自审问！你们尽全力抢救，说什么也得留她的活口儿！哼！想死？没那么容易！”

●哀帝心里明白得很，朕费了多大劲才把您从大司马的要位上给扒拉下来，养着您可以，用您？这辈子也别想！

●现在国家乱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因为肉食者不读书的缘故！大汉的老百姓摊上这些官儿，也算是倒了八辈子邪楣！”

●秋风萧瑟，黄叶飘零，王莽就国的情景煞是凄凉，连刘歆的祝酒词也是低八度的调子。

●“莽这次离京就国，心情不太舒畅，要不是国相你清谈悦耳、高论赏心，恐怕我也会久久缠绵于病榻而不复得起呢！”

冯媛冯太后拿着毒药当扎啤，扬脖猛灌。史立知道了，赶紧命人抢救：

“她可死不得！这是重要案犯，得带给傅太后亲自审问！你们尽力抢救，扼嗓子，灌肠子，说什么也得留她的活口儿！哼！想死？没那么容易！”

就在冯太后要死没死的当儿，长安城里汉哀帝刘欣也正在遭受折磨：

“史立八百里快马报告冯太后祝诅谋反大逆大罪，这可真给朕出难题！虽说经有司议过，按律当诛，可她毕竟是孝元皇帝的宠妃，也算是朕的祖母，朕怎么下得去手！再者说，祝诅谋反这事儿，朕瞧着有点蹊跷，越想越不像真的！算了吧！不如留她一命，废为庶人，徙往云阳冷宫！也透着朕慈悲为怀、宽厚为本不是！”

诏书也写好了，那边儿的消息也来了，中山太后抢救无效，于某月某日某时某刻停止了呼吸，结束了她不算太老的老命。

老对头既然死了，傅太后乐得让孙子继续表现他的仁政：

“冯媛也真是想不开，有问题交待清楚不就完了嘛！好歹我们也是伺候同一位君王的姐妹，我还能真逼他走绝路？这样吧！皇上，中山太后死在没废之前，还是用诸侯王太后的太礼安葬，丧事办得风光点儿！不过，涉及祝诅谋反大案的那帮东西可不能轻饶，一个个的，都得法办！”

哀帝怎敢违背奶奶的意思？一道诏书传下去，冯太后的兄弟宜乡侯冯参仰天长叹：

“我冯参父子兄弟，位极人臣，爵至列侯，如今蒙受谋反大逆的恶名，真是冤死了！我们姐弟不敢惜命，一死倒不可怕，怕的是没法到地下去看先人！”

怕也得死，不怕也得死，冯参也学了老姐的样儿，灌了一肚子毒酒，顶着不白之冤去见列祖列宗了。

冯家另外那些来不及找毒药酒的，可就惨了，一刀一个？没那么痛快！全都千刀万剐，死无全尸！

血泊中，那个举报有功的狂易病患者张由，被赐爵关内侯，也不知后来犯没犯过老毛病。而那个办案得力的史立则被晋升